

诸子百家之儒家

中庸集注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中庸集注

朱熹 著

目录

中庸章句序.....	01
中庸章句.....	04
右第一章.....	07
右第二章.....	09
右第三章.....	10
右第四章.....	11
右第五章.....	12
右第六章.....	13
右第七章.....	14
右第八章.....	15
右第九章.....	16
右第十章.....	18
右第十一章.....	19
右第十二章.....	20
右第十三章.....	23
右第十四章.....	25
右第十五章.....	26
右第十六章.....	28
右第十七章.....	30
右第十八章.....	32
右第十九章.....	34
右第二十章.....	41

右第二十一章。.....	42
右第二十二章。.....	43
右第二十三章。.....	44
右第二十四章。.....	45
右第二十五章。.....	47
右第二十六章。.....	50
右第二十七章。.....	52
右第二十八章。.....	54
右第二十九章。.....	56
右第三十章。.....	59
右第三十一章。.....	60
右第三十二章。.....	62
右第三十三章。.....	64

中庸章句序

中庸何为而作也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，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。其见于经，则“允执厥中”者，尧之所以授舜也；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尧之一言，至矣，尽矣！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，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。

盖尝论之：心之虚灵知觉，一而已矣，而以为有人心、道心之异者，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，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难见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，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，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二者杂于方寸之间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则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，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，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。从事于斯，无少闲断，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，则危者安、微者着，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。

夫尧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圣也。以天下相传，天下之大事

也。以天下之大圣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际，丁宁告戒，不过如此。则天下之理，岂有以加于此哉？自是以来，圣圣相承：若成汤、文、武之为君，皋陶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为臣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，若吾夫子，则虽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。然当是时，见而知之者，惟颜氏、曾氏之传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传，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，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。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，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，更互演绎，作为此书，以诏后之学者。盖其忧之也深，故其言之也切；其虑之也远，故其说之也详。其曰“天命率性”，则道心之谓也；其曰“择善固执”，则精一之谓也；其曰“君子时中”，则执中之谓也。世之相后，千有余年，而其言之不异，如合符节。历选前圣之书，所以提挈纲维、开示蕴奥，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。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，为能推明是书，以承先圣之统，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。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，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，以至于老佛之徒出，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。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，故程夫子兄弟者出，得有所考，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；得有所据，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，而微程夫子，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。惜乎！其所以为说者不传，而凡石氏之所辑录，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，是以大义虽明，而微言未析。至其门人所自为说，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，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，亦有之矣。

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，沈潜反复，盖亦有年，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，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，既为定着章句一篇，以俟后之君子。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，删其繁乱，

名以辑略，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，别为或问，以附其后。然后此书之旨，支分节解、脉络贯通、详略相因、巨细毕举，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，亦得以曲畅旁通，而各极其趣。虽于道统之传，不敢妄议，然初学之士，或有取焉，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。

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，新安朱熹序

中庸章句

中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

子程子曰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，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。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未复合为一理，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”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命，犹令也。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健顺五常之德，所谓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，犹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则其日用事物之间，莫不各有当行之路，是则所谓道也。修，品节之也。性道虽同，而气禀或异，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，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，以为法于天下，则谓之教，若礼、乐、刑、政之属是也。盖人之所以为

人，道之所以为道，圣人之所以为教，原其所自，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。学者知之，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。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，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。

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

离，去声。道者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于心，无物不有，无时不然，所以不可须臾离也。若其可离，则为外物而非道矣。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虽不见闻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。

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

见，音现。隐，暗处也。微，细事也。独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，细微之事，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，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，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惧，而于此尤加谨焉，所以遏人欲于将萌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，以至离道之远也。

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

乐，音洛。中节之中，去声。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情也。其未发，则性也，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达道者，循性之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

此言性情之德，以明道不可离之意。

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

致，推而极之也。位者，安其所也。育者，遂其生也。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，吾之心正，则天地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气顺，则天地之气亦顺矣。故其效验至于如此。此学问之极功、圣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于外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，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。故于此合而言之，以结上文之意。

右第一章

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：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盖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

仲尼曰：“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”

中庸者，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，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当然，精微之极致也。惟君子为能体之，小人反是。

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

王肃本作“小人之反中庸也”，程子亦以为然。今从之。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之心，而又无所忌惮也。盖中无定体，随时而在，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

戒谨不睹、恐惧不闻，而无时不中。小人不知有此，则肆欲妄行，而无所忌惮矣。

右第二章

此下十章，皆论中庸以释首章之义。文虽不属，而意实相承也。变和言庸者，游氏曰：“以性情言之，则曰中和，以德行之言，则曰中庸是也。”然中庸之中，实兼中和之义。

子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鲜能久矣！”

鲜，上声。下同。过则失中，不及则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为至。然亦人所同得，初无难事，但世教衰，民不兴行，故鲜能之，今已久矣。论语无能字。

右第三章。

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，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；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

知者之知，去声。道者，天理之当然，中而已矣。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，则生稟之异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行；愚者不及知，又不知所以行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贤者行之过，既以道为不足知；不肖者不及行，又不求所以知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

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 。”

道不可离，人自不察，是以有过不及之弊。

右第四章。

子曰：“道其不行矣夫！”

夫，音扶。由不明，故不行。

右第五章。

此章承上章而举其不行之端，以起下章之意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知也与！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舜乎！”

知，去声。与，平声。好，去声。舜之所以为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。迩言者，浅近之言，犹必察焉，其无遗善可知。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，其善者则播而不匿，其广大光明又如此，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。两端，谓众论不同之极致。盖凡物皆有两端，如小大厚薄之类，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，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后用之，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，何以与此。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，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右第六章。

子曰：“人皆曰予知，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”

予知之知，去声。罟，音古。获，胡化反。阱，才性反。辟，避同。期，居之反。罟，网也；获，机槛也；陷阱，坑坎也；皆所以掩取禽兽者也。择乎中庸，辨别众理，以求所谓中庸，即上章好问用中之事也。期月，匝一月也。言知祸而不知辟，以况能择而不能守，皆不得为知也。

右第七章。

承上章大知而言，又举不明之端，以起下章也。

子曰：“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

回，孔子弟子颜渊名。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犹着也。膺，胸也。奉持而着之心胸之间，言能守也。颜子盖真知之，故能择能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，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右第八章。

子曰：“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

均，平治也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，天下之至难也，然不必其合于中庸，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。若中庸，则虽不必皆如三者之难，然非义精仁熟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难而易，中庸易而难，此民之所以鲜能也。

右第九章。

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

子路问强。

子路，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问强。

子曰：“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”

与，平声。抑，语辞。而，汝也。

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

宽柔以教，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。不报无道，谓横逆之来，直受之而不报也。南方风气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，君子之道也。

衽金革，死而不厌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

衽，席也。金，戈兵之属。革，甲冑之属。北方风气刚劲，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，强者之事也。

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强哉矫！中立而不倚，强哉矫！国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国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

此四者，汝之所当强也。矫，强貌。诗曰“矫矫虎臣”是也。倚，偏着也。塞，未达也。国有道，不变未达之所守；国无道，不变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，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择而守也。君子之强，孰大于是。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气之刚，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。

右第十章。

子曰："素隐行怪，后世有述焉，吾弗为之矣。

素，按汉书当作索，盖字之误也。索隐行怪，言深求隐僻之理，而过为诡异之行也。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，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。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，行之过而不用其中，不当强而强者也，圣人岂为之哉！

君子遵道而行，半涂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

遵道而行，则能择乎善矣；半涂而废，则力之不足也。此其知虽足以及之，而行有不逮，当强而不强者也。已，止也。圣人于此，非勉焉而不敢废，盖至诚无息，自有所不能止也。

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

不为索隐行怪，则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涂而废，是以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也。此中庸之成德，知之尽、仁之至、不赖勇而裕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，而犹不自居也。故曰唯圣者能之而已。

右第十一章。

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。盖此篇大旨，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。故于篇首，即以大舜、颜渊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；颜渊，仁也；子路，勇也：三者废其一，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。余见第二十章。

君子之道费而隐。

费，符味反。 费，用之广也。隐，体之微也。

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；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。故君子语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语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

与，去声。君子之道，近自夫妇居室之间，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可谓费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则隐而莫之见也。盖可知可能者，道中之一事，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。则举全体而言，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。侯氏曰：“圣人所不知，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；所不能，如孔子不得位、尧舜病博施之类。”愚谓人所憾于天地，如覆载生成

之偏，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。

诗云：“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言其上下察也。

鸢，余专反。诗大雅旱麓之篇。鸢，鸱类。戾，至也。察，着也。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莫非此理之用，所谓费也。然其所以然者，则非见闻所及，所谓隐也。故程子曰：“此一节，子思吃紧为人处，活泼泼地，读者其致思焉。”

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结上文。

右第十二章。

子思之言，盖以申明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也。
其下八章，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子曰：“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”

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常不远于人。若为道者，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，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，则非所以为道矣。

诗云：‘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执柯以伐柯，睨而视之，犹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睨，研计反。诗豳风伐柯之篇。柯，斧柄。则，法也。睨，邪视也。言人执柯伐木以为柯者，彼柯长短之法，在此柯耳。然犹有彼此之别，故伐者视之犹以为远也。若以人治人，则所以为人之道，各在当人之身，初无彼此之别。故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其人能改，即止不治。盖责之

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。张子所谓“以众人望人则易从”是也。

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

尽己之心为忠，推己及人为恕。违，去也，如春秋传“齐师违谷七里”之违。言自此至彼，相去不远，非背而去之之谓也。道，即其不远人者是也。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。故己之所不欲，则勿以施之于人，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张子所谓“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”是也。

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；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！”

子、臣、弟、友，四字绝句。求，犹责也。道不远人，凡己之所以责人者，皆道之所当然也，故反之以自责而自修焉。庸，平常也。行者，践其实。谨者，择其可。德不足而勉，则行益力；言有余而切，则谨益至。谨之至则言顾行矣；行之力则行顾言矣。慥慥，笃实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，岂不慥慥乎，赞美之也。凡此皆不远人以为道之事。张子所谓“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”是也。

右第十三章。

道不远人者，夫妇所能，丘未能一者，圣人所不能，皆费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则至隐存焉。下章放此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

素，犹见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，无慕乎其外之心也。

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；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

难，去声。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

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援，平声。此言不愿乎其外也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。

易，去声。易，平地也。居易，素位而行也。俟命，不愿乎外也。徼，求也。幸，谓所不当得而得者。

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；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

正，音征。鹄，工毒反。画布曰正，栖皮曰鹄，皆侯之中，射之的也。子思引此孔子之言，以结上文之意。

右第十四章。

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无“子曰”字者放此。

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必自迩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

辟、譬同。

诗曰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乐且耽；宜尔室家；乐尔妻帑。”

好，去声。耽，诗作湛，亦音耽。乐，音洛。诗小雅常棣之篇。鼓瑟琴，和也。翕，亦合也。耽，亦乐也。帑，子孙也

子曰：“父母其顺矣乎！”

夫子诵此诗而赞之曰：人能于妻子，宜于兄弟如此，则父母其安乐之矣。子思引诗及此语，以明行远自迩、登高自卑之意。

右第十五章。

子曰：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”

程子曰：“鬼神，天地之功用，而造化之迹也。”张子曰：“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。”愚谓以二气言，则鬼者阴之灵也，神者阳之灵也。以一气言，则至而伸者为神，反而归者为鬼，其实一物而已。为德，犹言性情功效。

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。

鬼神无形与声，然物之终始，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，是其为物之体，而物所不能遗也。其言体物，犹易所谓干事。

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！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

齐，侧皆反。齐之为言齐也，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。明，犹洁也。洋洋，流动充满之意。能使人畏敬奉承，而发见昭著如此，乃其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。孔子曰：“其气发扬于上，

为昭明焄蒿凄怆。此百物之精也，神之着也 ”，正谓此尔。

诗曰：‘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！矧可射思！’

度，待洛反。射，音亦，诗作斲。诗大雅抑之篇。格，来也。矧，况也。射，厌也，言厌怠而不敬也。思，语辞。

夫微之显，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。”

夫，音扶。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。阴阳合散，无非实者。故其发见之不可揜如此。

右第十六章。

不见不闻，隐也。体物如在，则亦费矣。此前三章，以其费之小者而言。此后三章，以其费之大者而言。此一章，兼费隐、包大小而言。

子曰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

与，平声。子孙，谓虞思、陈胡公之属。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

舜年百有十岁，

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笃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，

材，质也。笃，厚也。栽，植也。气至而滋息为培。气反而游散则覆。

诗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！宜民宜人；受禄于天；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！’

诗大雅假乐之篇。假，当依此作嘉。宪，当依诗作显。申，重也。

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

受命者，受天命为天子也。

右第十七章。

此由庸行之常，推之以极其至，见道之用广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则为体微矣。后二章亦此意。

子曰：“无忧者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”

此言文王之事。书言“王季其勤王家”，盖其所作，亦积功累仁之事也。

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。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名。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

大，音泰，下同。此言武王之事。纘，继也。大王，王季之父也。书云：“大王肇基王迹。”诗云“至于大王，实始翦商。”绪，业也。戎衣，甲冑之属。壹戎衣，武成文，言一着戎衣以伐纣也。

武王未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。斯礼也，达乎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；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；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丧达乎大夫，三年之丧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。”

追王之王，去声。此言周公之事。未，犹老也。追王，盖推文武之意，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。先公，组紺以上至后稷也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，又推大王、王季之意，以及于无穷也。制为礼法，以及天下，使葬用死者之爵，祭用生者之禄。丧服自期以下，诸侯绝；大夫降；而父母之丧，上下同之，推己以及人也。

右第十八章。

子曰：“武王、周公，其达孝矣乎！”

达，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、周公之孝，乃天下之人通谓之孝，犹孟子之言达尊也。

夫孝者：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上章言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以有天下，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，此继志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礼，通于上下者言之。

春秋修其祖庙，陈其宗器，设其裳衣，荐其时食。

祖庙：天子七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适士二，官师一。宗器，先世所藏之重器；若周之赤刀、大训、天球、河图之属也。裳衣，先祖之遗衣服，祭则设之以授尸也。时食，四时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、豚、膳、膏、香之类是也。

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贵贱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贤也；旅酬下为上，所以逮贱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齿也。

昭，如字。为，去声。宗庙之次：左为昭，右为穆，而子孙亦以为序。有事于太庙，则子姓、兄弟、群昭、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焉。爵，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也。事，宗祝有司之职事也。旅，众也。酬，导饮也。旅酬之礼，宾弟子、兄弟之子各举觶于其长而众相酬。盖宗庙之中以有事为荣，故逮及贱者，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，祭毕而燕，则以毛发之色别长幼，为坐次也。齿，年数也。

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践，犹履也。其，指先王也。所尊所亲，先王之祖考、子孙、臣庶也。始死谓之死，既葬则曰反而亡焉，皆指先王也。此结上文两节，皆继志述事之意也。

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，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，治国其如示诸掌乎。”

郊，祀天。社，祭地。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禘，天子宗庙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庙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尝，秋祭也。四时皆祭，举其一耳。礼必有义，对举之，互文也。示，与视同。视诸掌，言易见也。此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，记有详略耳。

右第十九章。

哀公问政。

哀公，鲁君，名蒋。

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

方，版也。策，简也。息，犹灭也。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则有是政矣。

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

夫，音扶。敏，速也。蒲卢，沈括以为蒲苇是也。以人立政，犹以地种树，其成速矣，而蒲苇又易生之物，其成尤速也。言人存政举，其易如此。

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

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。为政在人，家语作“为政在于得人”，语意尤备。人，谓贤臣。身，指君身。道者，天下之

达道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得以生者，所谓元者善之长也。言人君为政在于得人，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。能修〔一〕其身，则有君有臣，而政无不举矣。

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；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

杀，去声。人，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，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，深体味之可见。宜者，分别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礼，则节文斯二者而已。

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

郑氏曰：“此句在下，误重在此。”

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

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故不可以不修身。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。欲尽亲亲之仁，必由尊贤之义，故又当知人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皆天理也，故又当知天。

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：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；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知，去声。达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，即书所谓五典，

孟子所谓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是也。知，所以知此也；仁，所以体此也；勇，所以强此也；谓之达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则诚而已矣。达道虽人所共由，然无是三德，则无以行之；达德虽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诚，则人欲间之，而德非其德矣。程子曰：“所谓诚者，止是诚实此三者。三者之外，更别无诚。”

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强，上声。知之者之所知，行之者之所行，谓达道也。以其分而言：则所以知者知也，所以行者仁也，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。以其等而言：则生知安行者知也，学知利行者仁也，困知勉行者勇也。盖人性虽无不善，而气禀有不同者，故闻道有蚤莫，行道有难易，然能自强不息，则其至一也。吕氏曰：“所入之涂虽异，而所至之域则同，此所以为中庸。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及，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”

子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

“子曰”二字衍文。好近乎知之知，并去声。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。通上文三知为知，三行为仁，则此三近者，勇之次也。吕氏曰：“愚者自是而不求，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，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。故好学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；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私；知耻非勇，然足以起懦。”

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”

斯三者，指三近而言。人者，对己之称。天下国家，则尽乎人矣。言此以结上文修身之意，起下文九经之端也。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

经，常也。体，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，如父母之爱其子也。柔远人，所谓无忘宾旅者也。此列九经之目也。吕氏曰：“天下国家之本在身，故修身为九经之本。然必亲师取友，然后修身之道进，故尊贤次之。道之所进，莫先其家，故亲亲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，故敬大臣、体群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国，故子庶民、来百工次之。由其国以及天下，故柔远人、怀诸侯次之。此九经之序也。”视群臣犹吾四体，视百姓犹吾子，此视臣视民之别也。

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

此言九经之效也。道立，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，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。不惑，谓不疑于理。不眩，谓不迷于事。敬大臣则信任专，而小臣不得以间之，故临事而不眩也。来百工则通功易事，农末相资，故财用足。柔远人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

愿出于其涂，故四方归。怀诸侯，则德之所施者博，而威之所制者广矣，故曰天下畏之。

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；去谗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；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；时使薄敛，所以劝百姓也；日省月试，既稟称事，所以劝百工也；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

齐，侧皆反。去，上声。远、好、恶、敛，并去声。既，许气反。稟，彼锦、力锦二反。称，去声。朝，音潮。此言九经之事也。官盛任使，谓官属众盛，足任使令也，盖大臣不当亲细事，故所以优之者如此。忠信重禄，谓待之诚而养之厚，盖以身体之，而知其所赖乎上者如此也。既，读曰饩。饩稟，稍食也。称事，如周礼稿人职，曰“考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”是也。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，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。朝，谓诸侯见于天子。聘，谓诸侯使大夫来献。王制“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”。厚往薄来，谓燕赐厚而纳贡薄。

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一者，诚也。一有不诚，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，此九经之实也。

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

跲，其劫反。行，去声。凡事，指达道达德九经之属。豫，素定也。跲，蹶也。疚，病也。此承上文，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诚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

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获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获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顺乎亲有道：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乎亲矣；诚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

此又以在下位者，推言素定之意。反诸身不诚，谓反求诸身而所存所发，未能真实而无妄也。不明乎善，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，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。

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

中，并去声。从，七容反。此承上文诚身而言。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诚之者，未能真实无妄，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，人事之当然也。圣人之德，浑然天理，真实无妄，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，则亦天之道也。未至于圣，则不能无人欲之私，而其为德不能皆实。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则必择善，然后可以明善；未能不勉而中，则必固执，然后可以诚身，此则所谓人之道也。不思而得，生知也。不勉而中，安行也。择善，学知以下之事。固执，利行以下之事也。
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

此诚之之目也。学、问、思、辨，所以择善而为知，学而知也。笃行，所以固执而为仁，利而行也。程子曰：“五者废其一，非学也。”

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；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

君子之学，不为则已，为则必要其成，故常百倍其功。此困而知，勉而行者也，勇之事也。

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

明者择善之功，强者固执之效。吕氏曰：“君子所以学者，为能变化气质而已。德胜气质，则愚者可进于明，柔者可进于强。不能胜之，则虽有志于学，亦愚不能明，柔不能立而已矣。盖均善而无恶者，性也，人所同也；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，才也，人所异也。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。夫以不美之质，求变而美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。今以卤莽灭裂之学，或作或辍，以变其不美之质，及不能变，则曰天质不美，非学所能变。是果于自弃，其为不仁甚矣！”

右第二十章。

此引孔子之言，以继大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绪，明其所传之一致，举而措之，亦犹是耳。盖包费隐、兼小大，以终十二章之意。章内语诚始详，而所谓诚者，实此篇之枢纽也。又按：孔子家语，亦载此章，而其文尤详。“成功一也”之下，有“公曰：子之言美矣！至矣！寡人实固，不足以成之也”。故其下复以“子曰”起答辞。今无此问辞，而犹有“子曰”二字；盖子思删其繁文以附于篇，而所删有不尽者，今当为衍文也。“博学之”以下，家语无之，意彼有阙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补也欤？

〔一〕“修”原作“仁”，据清仿宋大字本改。

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

自，由也。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，圣人之德。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先明乎善，而后能实其善者，贤人之学。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诚则无不明矣，明则可以至于诚矣。

右第二十一章。

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。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天下至诚，谓圣人之德之实，天下莫能加也。尽其性者德无不实，故无人欲之私，而天命之在我者，察之由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毫发之不尽也。人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赞，犹助也。与天地参，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。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。

右第二十二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着，着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
其次，通大贤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，推致也。曲，一偏也。形者，积中而发外。着，则又加显矣。明，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。动者，诚能动物。变者，物从而变。化，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盖人之性无不同，而气则有异，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。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，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极也。曲无不致，则德无不实，而形、着、动、变之功自不能已。积而至于能化，则其至诚之妙，亦不异于圣人矣。

右第二十三章。

言人道也。

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祲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；见乎蓍龟，动乎四体。祸福将至：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诚如神。

见，音现。祲祥者，福之兆。妖孽者，祸之萌。蓍，所以筮。龟，所以卜。四体，谓动作威仪之闲，如执玉高卑，其容俯仰之类。凡此皆理之先见者也。然惟诚之至极，而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几焉。神，谓鬼神。

右第二十四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

道也之道，音导。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，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。诚以心言，本也；道以理言，用也。

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

天下之物，皆实理之所为，故必得是理，然后有是物。所得之理既尽，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。故人心一有不实，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，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。盖人心能无不实，乃为有以自成，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。

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

知，去声。诚虽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则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于彼矣。仁者体之存，知者用之发，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无内外之殊。既得于己，则见于事者，以时措之，而皆得其宜也。

右第二十五章。

言人道也。

故至诚无息。

既无虚假，自无间断。

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

久，常于中也。征，验于外也。

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

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言之。郑氏所谓“至诚之德，着于四方”者是也。存诸中者既久，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。悠远，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；博厚，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。

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

悠久，即悠远，兼内外而言之也。本以悠远致高厚，而高厚又悠久也。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。

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

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。

如此者，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

见，音现。见，犹示也。不见而章，以配地而言也。不动而变，以配天而言也。无为而成，以无疆而言也。

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：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

此以下，复以天地明至诚无息之功用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，不过曰诚而已。不贰，所以诚也。诚故不息，而生物之多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

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言天地之道，诚一不贰，故能各极所盛，而有下文生物之功。

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，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覆焉。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广厚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

鼃鼃、蛟龙、鱼鳖生焉，货财殖焉。

夫，音扶。华、藏，并去声。卷，平声。勺，市若反。昭昭，犹耿耿，小明也。此指其一处而言之。及其无穷，犹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，盖举全体而言也。振，收也。卷，区也。此四条，皆以发明由其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。然天、地、山、川，实非由积累而后大，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

诗云：“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！”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。“于乎不显！文王之德之纯！”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

于，音乌。乎，音呼。诗周颂维天之命篇。于，叹辞。穆，深远也。不显，犹言岂不显也。纯，纯一不杂也。引此以明至诚无息之意。程子曰：“天道不已，文王纯于天道，亦不已。纯则无二无杂，不已则无间断先后。”

右第二十六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大哉圣人之道！

包下文两节而言。

洋洋乎！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。

峻，高大也。此言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也。

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

优优，充足有余之意。礼仪，经礼也。威仪，曲礼也。此言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闲也。

待其人而后行。

总结上两节。

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至德，谓其人。至道，指上两节而言也。凝，聚也，成也。

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

尊者，恭敬奉持之意。德性者，吾所受于天之正理。道，由也。温，犹焯温之温，谓故学之矣，复时习之也。敦，加厚也。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。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。敦笃乎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属也。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，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，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，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，此皆致知之属也。盖非存心无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故此五句，大小相资，首尾相应，圣贤所示入德之方，莫详于此，学者宜尽心焉。

是故居上不骄，为下不倍，国有道其言足以兴，国无道其默足以容。诗曰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，其此之谓与！

倍，与背同。与，平声。兴，谓兴起在位也。诗大雅烝民之篇。

右第二十七章。

言人道也。

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

好，去声，古灾字。以上孔子之言，子思引之。反，复也。

非天子，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

此以下，子思之言。礼，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。度，品制。文，书名。

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

行，去声。今，子思自谓当时也。轨，辙迹之度。伦，次序之体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统也。

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

郑氏曰：“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。”

子曰：“吾说夏礼，杞不足征也；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；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”

此又引孔子之言。杞，夏之后。征，证也。宋，殷之后。三代之礼，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；但夏礼既不可考证，殷礼虽存，又非当世之法，惟周礼乃时王之制，今日所用。孔子既不得位，则从周而已。

右第二十八章。

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过矣乎！王，

去声。吕氏曰：“三重，谓议礼、制度、考文。惟天子得以行之，则国不异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过矣。”

上焉者虽善无征，无征不信，不信民弗从；下焉者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从。

上焉者，谓时王以前，如夏、商之礼虽善，而皆不可考。下焉者，谓圣人在下，如孔子虽善于礼，而不在尊位也。

故君子之道：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

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。其道，即议礼、制度、考文之

事也。本诸身，有其德也。征诸庶民，验其所信从也。建，立也，立于此而参于彼也。天地者，道也。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所谓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者也。

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知天知人，知其理也。

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

动，兼言行而言。道，兼法则而言。法，法度也。则，准则也。

诗曰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；庶几夙夜，以永终誉！”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。

恶，去声。射，音妒，诗作斲。诗周颂振鹭之篇。射，厌也。所谓此者，指本诸身以下六事而言。

右第二十九章。

承上章居上不骄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；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。

祖述者，远宗其道。宪章者，近守其法。律天时者，法其自然之运。袭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。皆兼内外该本末而言也。

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帙，辟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

辟，音譬。帙，徒报反。错，犹迭也。此言圣人之德。

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

悖，犹背也。天覆地载，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；四时日月，错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；所

以并育并行者，大德之敦化。小德者，全体之分；大德者，万殊之本。川流者，如川之流，脉络分明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。此言天地之道，以见上文取辟之意也。

右第三十章。

言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

知，去声。齐，侧皆反。别，彼列反。聪明睿知，生知之质。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义礼知之德。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条理也。密，详细也。察，明辩也。

溥博渊泉，而时出之。

溥博，周遍而广阔也。渊泉，静深而有本也。出，发见也。言五者之德，充积于中，而以时发见于外也。

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。

见，音现。说，音悦。言其充积极其盛，而发见当其可也。

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；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；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队；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
施，去声。队，音坠。舟车所至以下，盖极言之。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，广大如天也。

右第三十一章。

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，亦天道也。

唯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

夫，音扶。焉，于虔反。经，纶，皆治丝之事。经者，理其绪而分之；纶者，比其类而合之也。经，常也。大经者，五品之人伦。大本者，所性之全体也。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，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，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，所谓经纶之也。其于所性之全体，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，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，所谓立之也。其于天地之化育，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，非但闻见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诚无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岂有所倚着于物而后能哉。

肫肫其仁！渊渊其渊！浩浩其天！

肫，之纯反。 肫肫，恳至貌，以经纶而言也。渊渊，静

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，广大貌，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渊其天，则非特如之而已。

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圣知之知，去声。固，犹实也。郑氏曰：“惟圣人能知圣人也。”

右第三十二章。

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，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圣之德，此章言至诚之道。然至诚之道，非至圣不能知；至圣之德，非至诚不能为，则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，至此而无以加矣。

诗曰“衣锦尚絺”，恶其文之着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：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，可与入德矣。

衣，去声。絺，口迥反。恶，去声。闇，于感反。前章言圣人之德，极其盛矣。此复自下学立心之始言之，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极也。诗国风卫硕人、郑之丰，皆作“衣锦褻衣”。褻、絺同。褻衣也。尚，加也。古之学者为己，故其立心如此。尚絺故闇然，衣锦故有日章之实。淡、简、温，絺之袭于外也；不厌而文且理焉，锦之美在中也。小人反是，则暴于外而无实以继之，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远之近，见于彼者由于此也。风之自，着乎外者本乎内也。微之显，有诸内者形诸外也。有为

己之心，而又知此三者，则知所谨而可入德矣。故下文引诗言谨独之事。

诗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！”故君子内省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见乎。

恶，去声。诗小雅正月之篇。承上文言“莫见乎隐、莫显乎微”也。疚，病也。无恶于志，犹言无愧于心，此君子谨独之事也。

诗云：“相在尔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”故君子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。

相，去声。诗大雅抑之篇。相，视也。屋漏，室西北隅也。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谨恐惧，无时不然，不待言动而后敬信，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。故下文引诗并言其效。

诗曰：“奏假无言，时靡有争。”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。

假，格同。鈇，音夫。诗商颂烈祖之篇。奏，进也。承上文而遂及其效，言进而感格于神明之际，极其诚敬，无有言说而人自化之也。威，畏也。鈇，莖斫刀也。钺，斧也。

诗曰：“不显惟德！百辟其刑之。”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

诗周颂烈文之篇。不显，说见二十六章，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，而诸侯法之，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。笃，厚也。笃恭，言不显其敬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乃圣人至德渊微，自然之应，中庸之极功也

诗云：“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”子曰：“声色之于化民，末也。”诗曰：“德輶如毛”，毛犹有伦。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，至矣！

輶，由、酉二音。诗大雅皇矣之篇。引之以明上文所谓不显之德者，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。又引孔子之言，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，今但言不大之而已，则犹有声色者存，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。不若烝民之诗所言“德輶如毛”，则庶乎可以形容矣，而又自以为谓之毛，则犹有可比者，是亦未尽其妙。不若文王之诗所言“上天之事，无声无臭”，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。盖声臭有气无形，在物最为微妙，而犹曰无之，故惟此可以形容不显笃恭之妙。非此德之外，又别有是三等，然后为至也。

右第三十三章。

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，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，推而言之，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。又赞其妙，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。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，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